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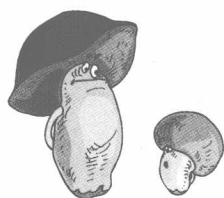
WOZHENXINGYUN
WOSHI YIGE OVER

我真幸运
我是一个孤儿

晓 纪等 译

少年文艺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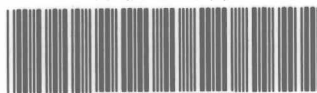
少年儿童出版社



我真幸运， 我是一个孤儿



晓 纪等 译



NLIC2970330347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我真幸运,我是一个孤儿/晓纪等译.—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08.1

(少年文艺丛书.第2辑)

ISBN 978-7-5324-7512-4

I.我... II.晓... III.儿童文学—短篇小说—作品集—世界 IV.I1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79833号



我真幸运,我是一个孤儿

晓 纪 等译

李 波 装帧

责任编辑 叶 蔚 美术编辑 肖 冬

责任校对 王 曙 责任监印 王竹清

出版发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邮编:200052

易文网:www.ewen.cc 少儿网:www.jcph.com

电子邮件:postmaster@jcph.com

印刷:上海市印刷四厂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7.25 字数:145千字

200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4-7512-4/I·2718

定价:13.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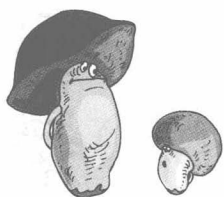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目录

敞开着的窗户	[英]萨基	1
父亲上法庭	[菲]布罗山	6
圣佛莉安	[英]依里诺尔·法吉恩	13
喀布尔人	[印]泰戈尔	27
七只奶罐	[英]萨基	36
猴子奇遇记	[俄]米·左琴科	43
小耗子	[埃及]台木尔	52
渴睡	[俄]契诃夫	60
弄假成真	[意]狄诺·卜扎迪	68
父与子	[乌拉圭]奥尔·基洛嘉	74
橘子	[日]芥川龙之介	80
音乐迷扬科	[波兰]显克微支	84
马迪奥·弗尔戈奈	[法]梅里美	92
我真幸运,我是一个孤儿	[乌克兰]阿莱汉姆	105





在甲板的天篷下面	[美] 杰克·伦敦	111
十二号风门	[智利] 瑞欧	122
第一次和父亲上教堂	[塞尔维亚] 拉查尔莱维奇	130
小丑	[英] 爱伦·坡	152
莫里斯变猫记	[英] 伊迪丝·内斯比特	161
蓝舞鞋	[塞浦路斯] 皮埃雷狄斯	178
不是我的事	[俄] 阿列克辛	187
倒数第一名	[意大利] 马尔科内	196
只有一位客人的盛大聚会	[挪威] 范斯特里	203
午餐	[英] 毛姆	209
一个富人可以长生不老的地方	[美] 辛格	215
没关系	[德] 米切尔·恩德	221





敞开着的窗户

[英] 萨基

“纳托尔先生,我婶母马上就下楼来,”一位神色泰然的十五岁少女说道,“在她没下来之前,暂且由我来招待您,请多包涵。”

弗兰普顿·纳托尔尽量地应酬几句,想在这种场合下既能恭维眼前招待他的这位侄女,又不至于冷落那位还没露面的婶母。可是心里他却更为怀疑,这种出自礼节而对一连串的陌生人的拜访,对于他当时所应治疗的神经质毛病,究竟会有多大好处?

在他准备迁往乡间僻静处所去住的时候,他姐姐曾对他说:“我知道事情会怎样,你一到那里准会找个地方躲起来,和任何活人都不来往,忧郁会使你的神经质毛病加重。我给你写几封信吧,把你介绍给我在那里的所有熟人。在我记忆中,其中有些人是很有教养的。”

弗兰普顿心里正在琢磨,他持信拜访的这位萨帕顿夫人,属不属于那一类有教养的人。

“附近的人,您认识得多吗?”那位侄女问道。看来她认为他俩之间不出声的思想交流进行得够久的了。





“几乎谁也不认识，”弗兰普顿回答说，“四年前我姐姐曾在这里呆过。您知道，就住在教区区长府上。她写了几封信，叫我拜访一些人家。”他说这最后一句话时，语调里带着一种十分明显的遗憾口气。

“这么说，您一点也不知道我婶母家的情况了？”泰然自持的少女追问。

“只知道她的芳名和地址。”客人承认说，推测着萨帕顿夫人是有配偶呢，还是孀居。屋里倒是有那么一种气氛暗示着这里有男人居住。

“她那场大悲剧刚好是三年前发生的，”那个孩子接着说，“那该是在您姐姐走后了。”

“她的悲剧？”弗兰普顿问道。悲剧和这一带静谧的乡间看来总有点不和谐。

“您可能会奇怪，我们为什么在十月间还把那扇窗户敞开得那么大，尤其在午后。”那位侄女又说，指着一扇落地大长窗。窗外是一片草坪。

“这季节天气还相当暖和，”弗兰普顿说，“可是，那扇窗户和她的悲剧有关系吗？”

“恰好是三年前，她丈夫和她两个兄弟出去打一天猎，就是从那扇窗户出去的。他们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在穿过沼泽地到他们最爱去的打猎场，三个人都被一块看上去好像蛮结实的沼泽地吞没了。您可知道，那年夏天的雨水特别勤，往年可以安全行走的地方会突然陷下去，事前却一点也察觉不出。连他们的尸体都没找到。可怕也就可怕在这儿。”说到这里，孩子讲话时





的那种镇定自若的声调消失了,她的话语变得断断续续,激动起来,“可怜的婶母总是认为有一天他们会回来,他们仨,还有那条和他们一起丧生的棕色长毛小狗。他们会和往常一样,从那扇窗户走进屋来。这就是为什么那扇窗户每天傍晚都开着,一直开到天色十分黑的时候。可怜的婶母,她常常给我讲他们是怎样离开家的,她丈夫手臂上还搭着件白色雨衣。”

“她的兄弟朗尼嘴里还唱着:‘伯蒂,你为何奔跑?’他总唱这支歌来逗她,因为她说这支歌叫她心烦。您知道么,有的时候,就像今天,在这样万籁俱寂的夜晚,我总会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觉,我总觉得他们几个会穿过那扇窗户走进来——”

她打了个寒噤,中断了自己的话。这时她婶母匆忙走进屋来,连声道歉,说自己下来迟了。

弗兰普顿不禁松了口气。

“薇拉对您的招待,总还可以吧?”她婶母问道。

“啊,她挺风趣。”弗兰普顿回答。

“窗户开着,您不介意吧?”萨帕顿夫人轻快地说,“我丈夫和兄弟们马上就要打猎回来。他们一向从窗户进来。今天他们到沼泽地去打鸟,回来时准会把我这些倒霉的地毯弄得一塌糊涂。男人们就是这么没心肝,是吧?”

她兴致勃勃地继续谈论着狩猎,鸟的稀少和冬季打野鸭的前景。可是对弗兰普顿来说,这一切确实太可怕了。他拼命想把话题转到不那么恐怖的方面去,可是他的努力只有部分成功。他意识到,女主人只把一小部分注意力用在他身上,她的目光不时从他身上转到敞开着窗户和窗外的草坪上。他竟在悲剧





的纪念日里来拜访这户人家,这真是个不幸的巧合。

“医生们都一致同意要我完全休息,叫我避免精神上的激动,还要避免任何带有剧烈体育运动性质的活动。”弗兰普顿宣称。他有着那种在病人中普遍存在的幻觉,错误地认为陌生人或萍水相逢的朋友,都非常渴望知道他的疾病和细节,诸如得病的原因和治疗方法之类。他接着又说:“可是在饮食方面,医生们的意见不太一致。”

“噢,是吗?”萨帕顿夫人用那种在最后一分钟才把要打的哈欠强压了回去的声调说。突然,她笑逐颜开,精神为之一振——但却不是对弗兰普顿的话感到了兴趣。

“他们可回来了!”她喊道,“刚好赶上喝下午茶。你看看,浑身上下全是泥,都糊到眼睛上了!”

弗兰普顿略微哆嗦了一下,把含着同情的理解的目光投向那位侄女。可是那孩子此时却凝视着窗外,眼光里饱含着茫然的恐怖。弗兰普顿登时感到一股无名的恐惧。他在座位上急忙转过身来,向同一方向望去。

在苍茫暮色中,三个人正穿过草坪向窗口走来,臂下全夹着猎枪,其中一个人肩上还搭着一件白色雨衣。一条疲惫不堪的棕色长毛小狗跟在他们后面,他们无声无息地走近这座房子。然后一个青年人沙哑的嗓音在暮色中单调地唱道:“我说,伯蒂,你为何奔跑?”

弗兰普顿慌乱地抓起手杖和帽子,在他的仓皇退却中,怎么穿出过道,跑上碎石甬路,冲出前门,这些只不过是隐隐约约意识到而已。路上的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为了避免和他相撞,紧





紧地拐进路旁的矮树丛里去了。

“亲爱的,我们回来了,”拿着白色雨衣的人说道,从窗口走了进来,“身上泥不少,但差不多全干了。我们走过来的时候冲出去的那个人是谁呀?”

“一个非常古怪的人物,一位纳托尔先生,”萨帕顿夫人说,“他光知道讲他自己的病。你们回来的时候,连一句告别的话也没说就跑掉了,更不用说道歉了,真像是大白天见到了鬼。”

“我想,他大概是因为看见了那条长毛小狗,”侄女镇定地说,“他告诉我说,他就是怕狗。有一次在恒河流域什么地方,他被一群野狗追到了一片坟地里,不得不在刚挖好的坟坑里过了一夜。那群野狗就围着他头顶转着呀,叫着,嘴里还吐着白沫。不管是谁,也得吓坏了!”

灵机一动,编造故事,是她这位少女的拿手好戏。

梁献章 译





父亲上法庭

[菲] 布罗山

我四岁时，随同母亲、哥哥和姐姐们住在吕宋岛的一个小镇上。父亲的田庄在一九一八年毁于我们菲律宾惯有的一次突如其来的洪水，所以这以后的几年里，我们都住在镇上，虽然父亲是比较喜欢住在乡下的。我们隔壁的住户，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他的儿女们很难得迈出大门一步。我们这些男女孩子在阳光下唱歌和游戏，他们却躲在屋子里，窗户关得紧紧的。他的屋子很高，所以他的儿女们可以透过我们的窗口直接望到我们屋里，看我们在玩耍或睡觉，或者在吃东西——当屋里有东西可吃时。

这个有钱人家的用人们常常在炸、煮好吃的东西，而食物的香味就从那大屋子的窗口飘荡出来。我们在它的外面闲荡，吸着食物美妙的气味。有时在早晨，我们全家人站在这个富人家的窗外，听着油煎厚片腌猪肉或火腿所发出的悦耳的滋滋声。我还记得，有一天下午，我们这个邻居的用人们在烤三只雏鸡。鸡很嫩，肥油滴在炙热的木炭上，发出一阵令人神往的气味。我们看着用人们翻来覆去地烤那些可爱的雏鸡，吸着那飘送给我们的妙不可言的味道。





有时候，那个有钱人出现在窗口，对我们怒目而视。他对我们一个个地看着，好像在宣告我们的罪状。我们个个身强体壮，因为我们每天在户外阳光下玩耍，还在从山上汇流入海的清凉的河水中洗澡。有时候，我们出去玩之前，先在家里相互角斗一番。我们老是兴高采烈，精神焕发，而我们的笑声也是具有传染性的。其他邻居走过我们的家时常常会停留在我们的院子里，同我们一起哈哈大笑。

笑是我们惟一的财富。父亲是一个爱笑的人。他经常走到堂屋里，站在高大的镜子前面，用指头去拉嘴巴，做出各种各样的怪相，自己给自己装鬼脸，然后跑到厨房去，笑得不亦乐乎。

惹我们笑的事情实在多。例如，有一天，我的一个哥哥从外面回来，腋下夹着一个小包裹，装得像是买了什么好吃的回来——说不定是羊腿或类似的珍品哩！害得我们涎液顿生。他冲到母亲身边，把那包东西丢在她的膝盖上。我们站在周围，看着她解开那繁杂的绳结。突然间，包裹里跳出一只黑猫，在房里左奔右撞。母亲截住哥哥，伸出她的小拳头打他。其他的人都笑得前仰后合，气都透不过来了。

还有一次，我的一个姐姐，突然在半夜三更尖声地呼喊起来。母亲最先走到她的床边，试着安慰她，使她平静下来，可是姐姐哭了，还不断地哼哼。父亲点亮了灯，姐姐眼睛里带着愧色瞪着我们。

“怎么啦？”母亲问。

“我怀小孩了！”她哭着说。

“胡说八道！”父亲吆喝道。





“你还是个小孩子呢！”母亲说。

“我是怀孕了，我不骗你们！”她哭着说。

父亲在姐姐身边蹲下，伸手轻缓地按按她的肚子。“你怎么知道你怀小孩了呢？”他问。

“你摸呀。”姐姐哭着说。

我们把手放在她肚子上，真的觉得有什么东西在那里面蠕动着。父亲惊骇起来，母亲也吓坏了。“那男人是谁啊？”她问。

“没有男人。”姐姐说。

“那么是怎么回事？”父亲问。

姐姐突然敞开她的衬衣，跳出来一只大青蛙。母亲当场晕厥了，灯从父亲手中滑掉了，灯油泼在地板上。姐姐的毡毯着了火。我的一个哥哥笑得太厉害，在地板上直打滚。

等到把火扑灭，母亲苏醒过来了。我们大家回到各自的床上去睡觉。然而父亲一直在笑，笑得那么响，使我们再也躺不住。母亲又起身，点亮了油灯；我们卷起地板上的草席，尽情地跳舞大笑。因为我们闹得那么凶，所以除了那富裕人家以外，所有的邻居都来到我们的院子里同我们一起发出响亮、真挚的笑声。

像这样的日子我们过了好几年。

日子一天天过去。那个富人的孩子们变得面黄肌瘦，患了贫血症似的；而我们却越发健壮，生气勃勃。我们的脸色红润，焕然发光；而他们的脸色苍白憔悴。那个有钱人开始在夜间咳嗽了，不久，他在白天和晚上都咳嗽。之后，他的妻子也开始咳嗽了。再下去，连他的儿女也一个一个地咳嗽了。夜里，他们的





咳嗽声,好像一群海豹的吠声。我们在他们窗外听着这些声音,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我们知道,他们绝不是由于营养不足而生了病,因为他们还经常炸着美味可口的食物。

有一天,那个富人出现在一个窗口,在那儿站了很久。他先对我的心宽体胖的姐姐们看看,然后看看我的哥哥们,他们的四肢像莫拉末——我们菲律宾最坚实的树——一样粗壮。他砰然关上窗门,又跑去把所有的窗户都关上。

从那天起,我们这个邻居家里的窗户老是关着。他的儿女们再也不出门了。我们还听得到他的用人们在厨房里煮东西的声音,而不管他的窗户闭得怎么样严紧,食物的芳香还是任风吹荡,无偿地飘到我们的家里。

一天早上,镇公所的一个警察带着一张盖了官印的公文来到我们家。那个富人向法庭控告我们了。父亲带着我同去见镇公所书记,问他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告诉父亲说,那个富人控告我们多年来一直在偷窃他的财富和食物的精华。

到了我们要出庭的那一天,父亲把他的旧军装刷刷干净,还向我的一个哥哥借了双鞋穿上。我们比别人更早地到了法庭。父亲就在庭中央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母亲坐在门边的一把椅子上,而我们孩子则坐在靠墙的一条长板凳上。父亲不时地从座位上跳起来,挥动双臂,仿佛在假想的陪审官面前为自己辩护。

那个富人来到法庭了。他已变得苍老无力,脸上布满一道道深深的皱纹。和他在一起的是一个他聘请的青年律师。旁听者们也进来了,座位差不多都坐满了。最后,法官进入法庭,坐





在一把高椅上。我们急忙站起来,又再坐下去。

法庭的初步程序完毕之后,法官看着我父亲问:“你有没有律师?”

“我不需要什么律师,法官。”他说。

“开庭。”法官说。

那个富人的律师跳起来,跷起手指指着我的父亲说:“你不承认你曾经偷了原告的财富和食物的精华?”

“我不承认!”父亲说。

“当原告的用人们在煎炸肥羊腿或童子鸡的时候,你和你的家属在他的窗口走动,并且汲取了食物的美好的精华。你不承认?”

“我承认。”父亲说。

“当原告和他的子女身体日益病弱,得了肺结核的时候,你和你的家属却变得身强力壮,容光焕发。你承不承认?”

“我承认。”父亲说。

“你对这事作何解释呢?”

父亲起身,迈步走来走去,沉思地搔着头皮,然后他说:“我要看看原告的子女,法官。”

“把原告的子女带进来。”

他们畏缩地走进来。旁听者们看到这些孩子那么瘦弱苍白,惊愕得禁不住用手捂着嘴。这些孩子悄悄地走到一条板凳前坐下,俯首凝视着地板,他们的手局促不安地动弹着。

起初父亲连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站在椅子旁边,瞧着他们。最后他说:“我要跟原告对质。”





“进行。”

“你认为,我们‘偷了’你的财富的精华,所以成为一个充满欢笑的家庭,而你的家庭却笼罩上了愁云惨雾,是吗?”父亲问。

“是的。”

“你认为,当你的用人们在煮东西的时候,我们在你的窗口走动,因而‘偷了’你的食物的精华,是吗?”父亲问。

“是的。”

“那么我们现在就要‘还’给你了。”父亲说。他走到我们孩子坐着的板凳旁边,拿起我膝盖上的草帽,把那些从他自己的衣袋里掏出来的铜币一个一个放在草帽里。他走到我的母亲那边去,她也添上一把铜币。我的哥哥们也投入他们的小钱。

“我可以穿过大厅到那间房间去呆一会儿吗,法官?”父亲问。

“随你的便。”

“谢谢你。”父亲说,两手捧着草帽,大踏步走进对面的那间房间。草帽几乎盛满了钱币。两个房间的门都敞开着。

“你们准备好了没有?”父亲叫唤道。

“进行吧。”法官说。

钱币悦耳的叮当声美妙地传到法庭里。旁听的人们诧异地对发出声音的地方看着。父亲走回来,站在原告面前。

“你听到了吗?”父亲问。

“听到什么?”那个富人问。

“我摇动这只草帽发出的叮当声——钱的精华。”他说。

“听到了。”





“那你已经得到赔偿了。”父亲说。

那个富人张嘴要说话，却无声无息地摔倒在地上了。他的律师冲过去援助他。法官敲起了他的小槌子。

“休庭。”他说。

父亲昂首阔步地在法庭中绕圈子。法官竟从他的高椅子上下来同他握手。“顺便提一提，”他低声说，“我有一个伯父就是笑死的。”

“你喜欢听听我们家的笑吗，法官？”父亲问。

“怎么不喜欢！”

“听见了吗，孩子们？”父亲说。

我的姐姐们开始大笑。我们也随着她们笑，一会儿，旁听的人们也同我们一起笑。他们俯伏在椅子上捧腹大笑。而法官的笑声是所有的笑声中最响亮的。

高 弛 译

